# 曬書堂集

# 曬書堂外集卷下

棲霞郝懿行蘭臯著

解說攷議疏傳記文

## 楚地無氷解

昨承樂生舉左傳遠子馮闕地下氷而牀以爲楚地無氷傳所云者未必實也愚竊未然爰爲之解曰古者藏氷所以調寒暑理陰陽弭灾祲消疫癘王政之大端民生之要務也自飲食膳羞賓婚喪祭靡不用氷冬藏春啓夏頒秋刷古之氷政通於列國也周禮成於周公蓋

在作雒以後而凌人之職隸在天官是河南故有冰也水經河水注云魏氏起玄武觀於芒垂朝廷又置冰室於斯阜室內有冰井穀水注云洛陽南宮有誃臺東京賦注云誃門冰室門卽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陸機洛陽記曰冰室在宣陽門內恆有冰天子用賜王公眾官是則周禮所言猶有存者井室雖湮基址可尋皆河南有冰之證幽地晚寒凌陰爰納是山西故有冰也魯昭公之四年春正月大雨雹而申豐議魯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是山東故有冰也杜甫詩云公子調冰水

見於隴蜀諸篇是陝西四川故有冰也北齊書趙郡王琛傳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陳壽志三國魏武帝紀云民亡椎冰是保定大名故有冰不獨今京師爲然也藏延之西征記曰淩雲臺有冰井延之以六月持去經日猶堅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冰井在淩雲臺北古舊藏冰處水經注鄴有冰井臺蓋古之藏冰必於井井者陰窟也案水經河水東北過高唐縣東注云武陽新城曹操爲東郡所治也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魯藏冰出川池則不堅故申豐譏之越絕書云閶門

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巫門外冢者亦闔廬冰室也冰室即冰井也南史宋武帝紀云置凌室於覆舟山修藏冰之禮宋書孝武帝紀大明六年五月丙戌置凌室修藏冰之禮禮志二云凌室在樂遊苑內是江南故有冰也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冬常抱冰夏還握火陸游詩葉底櫻花蹙絳繒街頭初賣苑池冰自注曰會稽不藏冰賣者皆自行在來是浙江復有冰也莊子人間世載葉公子高之言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葉公楚人是湖北故有冰也屈原南遷在沅湘之

閒作九歌曰斲冰兮積雪是湖南又有冰也屈原莊子左傳俱晚周古籍据莊證左楚地有冰彰彰明甚然今日諸處或皆無冰何也有冰而不知藏之之過也亦猶今日不見井田封建而謂古無井田封建豈可乎

指畫清明詞理濬雅眞不愧經師文字　魯藏川池之冰謂魯所藏冰不取之於冱陰而取之於川池耳其藏之也不容不於冰室安有川池之中可以藏冰之理篇中道此當爲少誤太史公文多牴牾而不妨爲天下奇書者筆墨勝也愛此文者亦云　牟　默人

夢屍得官糞得財解 戊寅

嘗讀世說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余獲按之知其說謬戾而不通也審如所言稷契皐夔當辭爵位而慕巢由舜不當富有四海大學何言有土有財無財是無養生之具無官何有治事之人晉人淸談廢事正坐此弊就其所談亦絕無名理而苟取悅人何以明之官眞臭腐則尸位不爲忝財果糞土則食貨不足訂

而豈理也哉詳此兩言當出古占夢之書必有理據余今代爲之解曰曲禮有言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尸者陳也又言主也主守常而陳就列官實有焉官之爲言管也守死而不移臨危而無變豈非有似於尸乎凡人於尸敬而憚之食而薦之奉爲神明而莫之敢犯於官亦然直而靜專重而勿遷不苟笑言動引古昔而法聖賢抑若尸然夢而得官固其宜矣財非官之所得言也乃其理亦有可參財者裁也裁制而不苟裁成而不過皆財之義財即貨也貨从化聲兼有化義書言化居即貨

居也其在周官飭化八材化治絲枲皆化之義物化而爲財穀化而爲糞故官溥說糞字似米非米米非化而病爲滯財非通而蠱爲孽糞字从釆讀若辨辨者分別之言積而能散之意也財貨有然夢而得之不亦宜乎旁參術家之說剋我者官剋制之使不動官與鬼同鬼即尸之變也我剋者財剋兼化制二義糞從化而制於人亦其義矣

大學格物解

堂邑穆文簡公孔暉弘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爲理學大儒然其學多入禪宗其古文精勁云有大學千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訓詁之最古者考之內典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又大莊嚴經論云兄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爲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

人所及哉問格之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見池北偶談八今按格量之義甚确似不必兼格至盡格量到處即是至也何必兼言格至乎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解

掖縣諸生劉徵運持是題三藝請正余謂三藝祇可得一藝就其中亦無的義題之的義在兄弟二字盡人所知欲詁此題須求精切夫家庭之難莫難於厮養其次即兄弟會子有見於此故其引詩桃夭之後而即繼以

蓼蕭也惟兄與弟同氣連枝分形異體投間抵隙變爭百端鬩牆之詩所爲作也至於撫有一國處此尤難而其禍尤劇地兼親貴勢相傾危動致猜嫌易生覬覦鄭段以請京啟釁虞叔以懷璧傾邦晉隱以鍾巫速禍秦鍼以懼選出奔之數君者或葛藟之不恤而罔庇本根或蔦蘿之妄延而難除蔓草卒至蕭牆構難同室興戎動干戈以相尋致參商之異處周公所以弔二叔之不咸富辰所以箴懿親之不廢也大學作傳本切時勢以立言今日爲文須參春秋以立論庶幾義發堅光詞皆

切響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解

有道人解論語曰子釣而不綱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示其動則取之也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尤西堂稱之以爲此亦觸類之教也不然釣弋之事不幾近以嬉戲乎見艮齋續說七余謂此說謬也西堂又稱之何耶釣弋二事聖人少賤多能不過偶一爲之原不經意惟事出無心而仁愛存不忍盡物之意亦自流露於其間方見聖人全體竝門人記

事之妙蓋與廄焚不問馬語意相同道人之說何其沾滯審如所說謂釣魚戒貪弋鳥戒動何如不釣不弋而與魚鳥相忘乎且方欲觸類以教人而先不推恩以及物曾是聖人而爲之哉西堂好奇之過余故辨之如此

老而不死是爲賊解

孫東厎益廷爲余言夫子之責原壤幼不孫弟長而無述宜也又言老而不死夫死生非人所自爲且又未聞不死何以爲罪竊嘗求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蓋學老莊之放蕩而欲爲長生久視之道者與居易俟命異夫

子惡其攻異端以惑人故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也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解

弟一𠻳將此題文求余點定因署其文尾云題竅在亦字亦者亦五穀也不則汎塡仁熟話頭陳言滿紙矣那有生趣仁爲人心譬如穀種其熟之也有二一在人事學聚問辨亦猶糞多而力勤也一在天時春誦夏絃亦若秋斂而冬藏也然不熟亦有二一業荒於嬉亦如非種之不鉏則不熟者一矣欲成於速亦若揠苗之助長則不熟者又一矣力學無殊力穡惰田自可望有秋養心

有類養苗多賴何難逢樂歳如此落筆不過輕描淡寫殊不費力而生動有神巳覺推陳出新矣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解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是亦以平王爲文王也故二南譜云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武王時作旣以爲武王時作則齊侯當爲呂伋故濰縣郭壇以齊侯當爲丁公伋也旣齊侯爲呂伋則其子當爲乙公得矣乙公於邑姜爲姪是邑

姜嫁其女於兄弟之子也郭氏此說與毛鄭合其稱齊侯之子者蓋是時乙公猶爲世子故正義云此時齊侯子未爲諸侯也若然齊周爲婚至春秋猶然故或有以詩之平王卽謂平王宜白者蓋據春秋兩書王姬而欲附會其一然攷其時世皆不合又東周之詩何故編於二南知其說非也然則武王嫁女其詩宜列於雅何故編於國風且詩譜旣以此篇爲武王時作矣而儀禮疏引鄭君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又以此詩爲齊侯嫁女之詩若然齊侯之子謂齊

侯之女子則平王之孫乃平王之外孫理固可通然如是卽詩宜列於齊風何故編於二南也桐城馬瑞辰篤信此說以駁毛鄭且云平王據傳訓爲平正之王則齊侯亦當爲齊一之侯汎指諸侯言之不必以爲國名今案馬說雖然亦恐未安且以文義斷之平王容可不爲諡齊侯不容不繫國平正之王古書有其例詩正義引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云云齊一之侯經典無此文也箴膏肓之說雖與箋譜同出鄭君但詩主毛傳附以鄭箋既理不俱當自宜以傳箋爲允

書孔阜村天命之謂性一章題文後

中庸爲子思子言道之書發端先言性爲道字溯源其云率性之謂道則性以理言已開孟子七篇言性之始又卽孟子受業子思之明證矣然子思雖言性而意專明道蓋道無不包而平實易曉性有所制而隱奧難明故雖以孟子善言性而又必借情以顯之中庸以道包性亦以性該情如云睹聞見顯喜怒哀樂皆情也不睹不聞隱微未發卽性矣中者性之體和者情之用中和合而爲道推之天下極之天地萬物卽道之不可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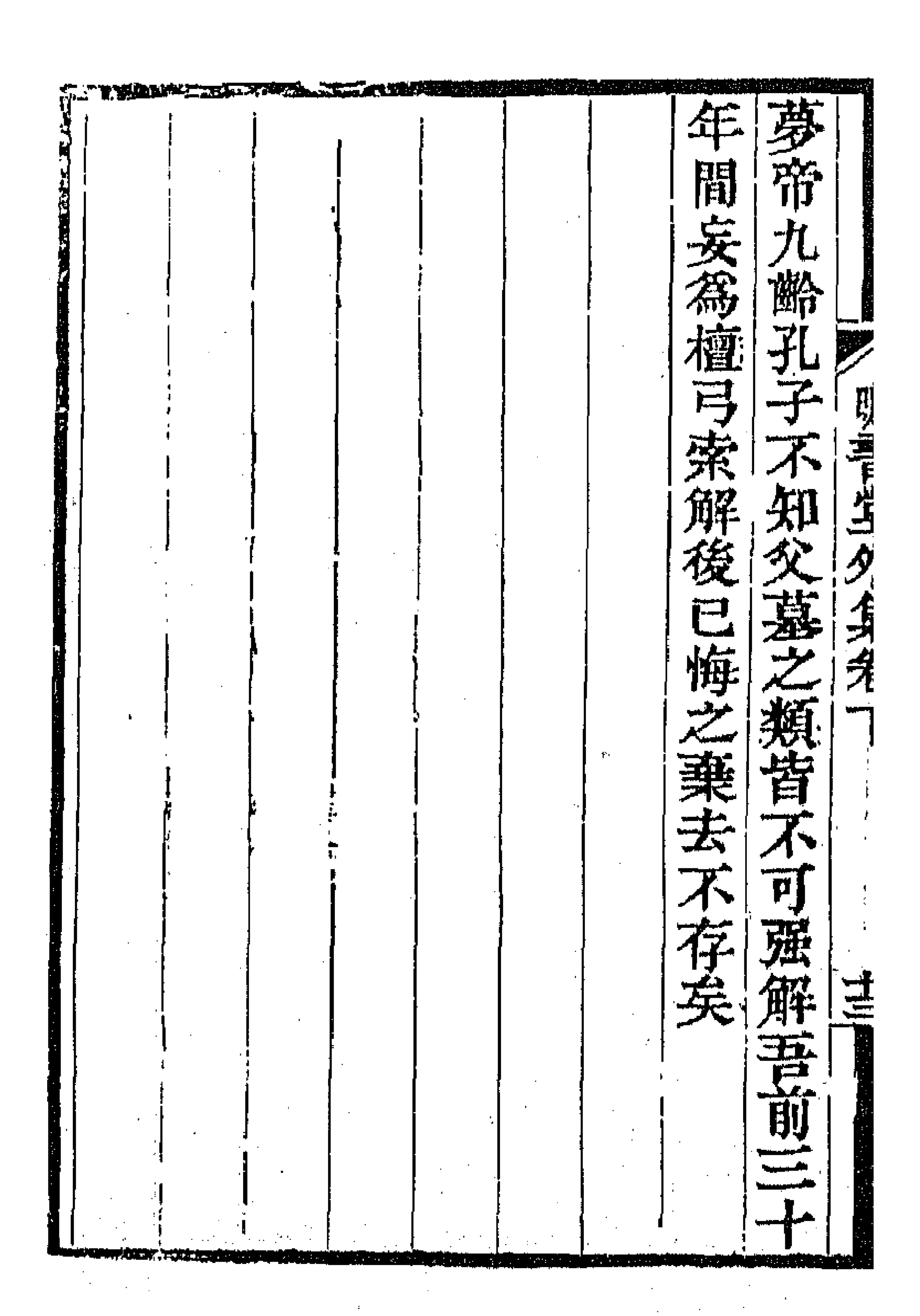
中庸此句乃全篇扼要語以後各章俱不出斯義中和即中庸故廣雅以庸訓和說中庸者有取義正本此也然子思孟子何故性道分言蓋子思時道術雜而多歧故明道以端其趨至孟子時天下以道爲迂闊故闡性以救其弊言各有當隨世而施又子思去孔子未遠論語亦是言道之書其言性不多見故端木子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章乃中庸總冒作文似宜略見大意尊著如題起止文格極老而於此似稍欠發明也是否商之

## 書袁簡齋論語解四篇後

四篇中吾獨取其二云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注疏家往往窒礙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問孝問仁問政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

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豈有南面爲君僅頒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犂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于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麤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其三云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絕不相蒙夫子何以與之非與曾點與三子也明與而實不與以沂水春風卽乘桴浮海之意與點卽從我其由之心三子之才與夫子之道終於不行夫子傷之適聞曾點曠遠之言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宋儒震于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誇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耶論甚通脫勝於前人其解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而牽合正名及不爲衞君之旨則求新好奇之過大抵古書如



夢帝九齡孔子不知父墓之類皆不可强解吾前三十
年間妄爲檀弓索解後已悔之棄去不存矣

## 葉公好龍說

葉公子高好畫龍一旦眞龍聞而下之葉公大怖棄而走世皆謂公非好龍者好夫似龍而非龍余曰不然公殆眞知龍之趣而好之深者顧世人自浮淺耳昔有好色者視壁上美人忘其食寢他日行於路覩麗者珊珊然來蒙龍流盼靨輔微搖於是色然駭嗒然喪及歸自墁其壁而後知天下有眞美人者夫悅色甘食人之至情也孔子食精膾細不時不嘗可謂審於味矣及主人盛饌變色而興食於少施果然而飽今將謂孔子之飽

與變爲未知飲食之味者哉人見蠋則毛起見蛇則色
變蛇與蠋威靈非能怖人者蓋觸於乍見耳夫龍噓氣
成雲其睛閃睒其鬚怒張攫者爲齏粉撥爾而怒天地
爲之震搖人見而有不蒙頭鼠竄恨其步遲者將必非
八公之棄而走乃公之深於好也生而瞽者不知日人
告之狀如槃而光如燭則此人終身而槃燭測日矣夫
日之與槃燭非倫也然且一覩之者彼固盲於目耳若
見龍之真者而以爲無以異夫畫則是覩西施毛嬙而
不知木雕土畫之爲美人弗如也其爲盲於心者何如

也

# 醉司命說

嘗讀朱竹垞曝書亭集有醉司命辭其序云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用酒醩塗竈門謂之醉司命見幽蘭居士孟元老夢華錄蓋自南渡後廢不行矣家居逼歲除覩婦子祀竈適作醉司命辭云云余謂此事蓋本里俗所爲近於兒戲竹垞文亦諧謔頗似東方生揚子雲余讀而竊非之竈居五祀次於門行古人奉而祀之斯神之矣於義當嚴無敢褻也而禮器言奥者鄭注奥當爲爨或作竈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不知是

何禮也秩居祀典名義攸關豈容苟然下同廝賤吾以
爲此斷非祀竈之禮康成注謂奧當爲爨恐或然也古
籍不言神有靈鑒諾臯記據道書之說乃有竈神常以
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之言本出
抱朴子內篇而流俗信之深加敬憚後漢陰子方臘日
竈神形見祀以黃羊而家富繁昌荆楚歲時記亦言臘
日豚酒祭竈神今湖南里俗以臘月二十四日祭之與
夢華錄合而河北卒以二十三日夜閒蓋方俗微異要
其大致固無殊也吾鄉亦用二十三日然皆婦子走邀

恪恭將事無敢戲豫故兒童相慶有過小年之語也酒醴塗門今雖不用其盤飣雜陳餳餻粉荔南北同風俗人因之便謂買餳糊竈口令不能言此與醉司命之謬談亦復何遠夫醉糊其口何若無罪可言彼誠君子耶神且無可置喙誠小人耶豈有堂堂正神乃甘餔其糟而歠其醨啖其餳而關其口者哉余妻婉佺虔於事神聊為此說以相參證兼祛世俗之敝惑焉嘉慶己卯臘月廿三日

泉法

蓋聞泉布之興肇於上古朿丞二文傳自羲昊至於葛天尊盧皆傳有幣或云顓頊謂之金黃帝謂之貨陶唐謂之泉又云神農之貨布黃帝之金刀虞之策馬貨當金貨管子有言禹鑄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金是則泉之由來遠矣迨至於周泉布並行說者以爲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故周禮以泉府名官衛風以抱布著詠然周之布式其廣二寸其長二尺參用印書以爲布幣蓋古之爲泉長短廣狹初無定式至於太公立九府圜法泉

圜函方輕重以銖後世泉作圜形實昉於此泉之有文起於周景王更鑄大泉文曰寶貨然荥丞亦文也是則泉有文字不始於周矣古者泉布與絲粟其利兼資其道交貿故泉重則傷農泉輕則病民必使子母相權農民相得輕重相參然後泉利興而泉弊除也自周以前不專用泉而民受其利及秦以後泉始專用而厥弊亦開秦泉半兩失之太重漢改五銖輕重適中自是厥後名稱實繁而泉之流弊非重則輕如漢之三銖四銖榆莢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耒子荇葉晉之四分

沈郎唐之武德四銖皆失之輕者也秦之半兩漢之赤仄八銖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比輪粱之兩柱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唐之乾元重寶重輪乾元皆失之重者也而五銖之制輕重獨爲盡善故歷代遵行流播至今唐之開元一準五銖其泉徑八分重二銖四絫今稱其泉一枚適得一錢十枚正得一兩比漢五銖稍加重焉而權其輕重允爲得宜故後世遵倣莫之能易也初漢文帝時除盜鑄泉令使民放鑄而泉法始壞又其時吳王濞暨鄧通輩皆得即山鑄泉而民間私鑄在所

不禁故泉至惡濫難行迨至賈誼發七福之論景帝又嚴盜鑄之誅而權始一歸於上然而泉之弊亦浸淫興焉今夫私鑄有私鑄之害而官鑄亦有官鑄之蠹私鑄者磨泉取鉛多雜鉛錫此其失易見也爲之禁盜鑄則姦無所容矣官鑄者胥吏盜銅爐頭鬻貨此其姦難防也雖爲之厲刑禁而弊猶未除也且官司必假手於胥吏胥吏必夠黨於爐頭吏盜鬻銅而官不知官公驗泉而吏不惟解官則賄賂公行局吏之贓私累積至令官局爲私鑄之場公廨作藏姦之地而當事者非昏愚罔

覺即畏罪不言蟻穴潰隄腐木生蠹是則作姦犯科蓋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久矣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無不弊之法有不弊之人今以勤慎大吏董其成而簡清白庶司嚴其課鑄泉者不惜銅不愛工必使銅工歸於實用如此則胥吏當不敢以身試法鑪頭亦不得表裏爲姦矣現今所行泉輪郭促狹疎脆易破若以一貫擲地碎者當不下百文似非經久不弊之規國寶流通之意也宜嚴飭所司令以康熙雍正泉爲式銅六鉛四悉如舊規勒爲條章永遠遵守則泉法有利無弊雖

萬世通行其可矣

梓潼神廟攷

上御極之六年川屬尙未平距軍興餘五年矣
天子念惟玆蠢憂我西士人西士之臣亦不俾卽殄惟
梓潼神生玆土以忠勤死事廟食是鄉鄉之人加敬焉
其令守臣舉殷禮爲太牢已而念神祠徧天下天下之
虔神者不以遠近而異復詔所在祀以春秋禮器牲牢
視關帝仰見
皇朝獎忠節化獷頑隱寓文恬武熙之至意甚盛典也
謹案神張氏諱亞子亞古與惡通卽惡子也晉常璩言

梓潼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杵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華陽國志）蓋祠所從來遠矣相傳神生於晉武帝朝居劒之七曲山山在梓潼縣北十五里或曰神越嶲關人也（滑之恠七曲山記）仕晉戰沒人爲立廟（通考）祭法所謂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蜀居天下西南坤靈之正位山水深厚自漢文翁興教化儒雅之才稱彬彬焉神生於西晉去漢未遠梓潼實鍾靈之地則神秉忠孝而司文章亦其宜也神有封號始於後秦隆於唐宋初姚萇遊梓潼嶺見一神人謂曰蚤還秦秦無主將在君萇請其

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及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後秦錄）唐孫樵有祭梓潼神文爇火反風甚著靈異（孫樵集）自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王均爲亂忽有人登梯衝言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詔改封英顯王（通考）其崇以帝君之尊冠以文昌之號則倡自道家而始於元代（明史禮志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云云）攷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索隱引春秋元命包貴相理文緒道家蓋依此而爲說也周禮大

宗伯祀司中司命注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能古文台字天府祭司祿注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周官所祭自是天星梓潼所祀乃其地之神空假戴匡之號虛張司祿之名又以魁星爲之佐魁斗魁也蓋以相近文昌而展轉傅會之明周洪謨言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明史禮志此則搢紳儒者好古之篤論也且神以忠烈著稱是乃人倫之模楷聰明正直鬱之爲忠孝而發之爲文章文緒是理非神其誰而又奚假文昌六星爲光輝哉或言神名惡子鄙而

不雅宜讀爲亞次之亞亦非也春秋時衛侯惡衛齊惡穀梁傳昭七年桊衛齊惡見昭元年又襄二十八年有衛石惡在衛侯惡之前漢周亞夫印文爲惡夫語林後唐莊宗名亞子通鑑亦當爲惡子古人以行惡爲諱不以名惡爲嫌也

## 馬纓花攷

馬纓花即合歡一名合昏又名夜合詩所云夜合花前日又西是也又云合昏尚知時而古語青裳蠲忿青裳即合歡是此花又名青裳也余棨續博物志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昏木或曰即合昏也思邈乃以合歡爲萱草誤矣其樹喬竦而繁枝有氣條無歧幹木理堅緻中材用葉細碎成片淺碧色黃昏即合日出則開其花紅白相間散若垂絲每一枝自成朵如馬項紅纓也花四五月開續續不絕入秋乃

止花謝生莢類皁角然中有實如豆而堅可種也此花人家園亭多植之晉華林園中合歡四株唐人畫宮殿池臺間多點綴生色而俗名此花曰芙蓉蓋失攷耳竊意合歡名烏賴亦名烏禮芙蓉烏禮聲相近或因此而譌歟余聞遜頓國有樹晝開夜合各自種則無花蕊亦馬纓之類也守宮槐晝聶宵炕正與馬纓相反夫草木無情而離合卷舒類有情者況於人乎哉余謂馬纓之名宜改爲有情樹

## 駁漁洋三議

余觀漁洋筆記有不可於意者三事云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爲恥二也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爲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爲之禁尤不可解筆記十一又云宋予祠之制予昔與亡友葉訒菴辨之載池北偶談談故之三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野類要云舊

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以代之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衆爲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於道流亦自非理筆記五尤西堂雜說九亦有一條大意與此同今不錄余謂所議三事衡以禮典準以古義均屬可行何以明之古之仕者優以世祿去國三年始收田里意至渥也後世亢員猥多田祿不足資給於是權夫匪頒之條優以閒散之祿雖名句管其實閒身既非度士大夫爲道士

## 服議

禮王者父天母地大司樂冬日至祀天圜丘夏日至祭地方丘其樂皆鼓鼗管琴瑟無或異明子於父母其禮同也日月者天地子女王者兄姊也在禮日食天子素服月食后素服無天子救月食之文非卑月也后素服則月食當后救之別陰陽也陰陽之義倣於天地日月尊同禮宜同也禮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愚讀至此未嘗不三歎曰古之道不卽於人心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生鞠之恩其道則一故曰欲報之德昊

天罔極恩無窮也服不稱恩降斬爲齊是德無極報有窮也以爲父厭乎天何以不厭地日何以不厭月而服以厭降情以服殺甚爲不可也禮曰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若情以尊厭非情也情至服不至尤非所以明稱也在禮爲慈母養母亦皆三年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並與父母同夫爲後者則有辭矣若慈養之母與生我之母服同無別嫌恐子心或未安也在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爲妻齊衰期說者謂長子承統報服也妻者亦承宗祧傳統系何以獨無報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

喪二焉二謂后與太子是妻亦三年也說者又謂喪妻雖期必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即達子者夫志何獨不當達竊疑古禮服妻服子一同也傳又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在禮天子絕期若服后不得三年何當譏王不遂也夫服妻則不厭子服母則厭是有二禮也今律夫為妻雖仍服期而斬衰三年子為父母並同其慈母養母亦然加隆慈養似乎少過然以今非生我之母之猶過於從隆則知古於生我之母之實過於從殺也凡禮書之文多是漢儒掇拾舊籍依倣為之以理而

斷未必盡合聖經愚疑此久矣略舉其凡唯知者擇焉

募修延福寺疏

蓋聞恆星夜朗周天載發其祥慧日晨開震旦爰流其曜佛教之興厥惟舊哉嗣是蓮社花宮人居淨土貝經珠樹代啓禪林然而蘭若名山半屬登臨之窟祇園勝地徒供游賞之蹤所謂與世重輕無關興廢者矣惟縣治西延福寺者建於元代迄乎我

朝

萬歲嵩呼士民之歌舞存焉元正首祚文武之衣冠萃焉蓋非煙霞棲息之區實惟朝賀祝釐之地也前時金

碧煇煌映松雲之棟牖梅檀霏馥繞花雨而繽紛何圖今昔之間遂成陳迹拜颺之侶難賦新宮此擁錫衲子於焉不憚搢紳先生所爲慨然矣今主僧澄槃不揆緜力願傾葵恍雖墜露添流未易資其霑漑而輕塵足岳終期濟彼岩堯夫琴瑟之調非孤絃所獨理峽嶂之積賴衆石以成高頁由用寡則難爲功資羣則易爲力勢之所在豈不然乎伏冀天花座上維摩詰同結善緣勿令金地園中須達多獨爲君子從此齋鐘粥鼓不僅聽梵唄於魚山會看就日瞻雲恍如覲

天顏於螭陛招提重建禮拜聿新禪門幸甚闔邑幸甚

新建火神殿疏

羅峯藥慈菴者興建已久中有隙地主僧與衆善議建火神殿將欲顯滔燿之光懿於以弭災殃祈福祥崇令典也古之火神食於心咮夏后之盛融降崇山東南火位神靈攸炳而羅峯一鎮地居東表位屬木行實爲火之生方功德在民廟而祀之固宜從茲畢方有辨譎火無驚邑中人咸於此祈神庥荅福佑焉唯是輕塵足岳墜露添流鳩工非一木所支鵲渠需衆材而集不有高舉曷續香煙衆善捐資銜名書左

## 爲辨明堯後祁姓疏

具呈儒童祁成德爲辨明堯後仰祈覆核事竊成德係山東曹州府菏澤縣人縣東北六十里與濮州接濮故有堯陵距成德所居祁家樓五十餘里自成德幼時便聞祁爲堯後少長知書詢諸故老以祁姓居此閱世幾何歷年幾許迄無知者蓋先人陵墓之鄉子孫依以爲家歷世相傳所從來遠矣昔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禮不忘本君子稱焉燕雀啁噍尚知其類葛藟蔓衍猶庇其根矧人生鼻祖雖遠猶親松楸在望

有不撫陵樹而生感者必非人情或疑代遠年湮族姓更移安知今之祁氏必爲堯後嫌疑之際誠未易明經傳遺文猶可詳證祁出陶唐蓋不誣矣昔郭崇韜拜汾陽之墓狄武襄辭梁公之裔論者莫不是狄而非郭良以自古英賢傅會者多後世地望疑信者半也今謹裒之於經稽之於傳參之於史取其信而有徵者剴切數陳以資博物君子採擇焉蓋墟墓生哀仁人之至意梓桑必敬孝者之用心身爲唐裔會不得因春秋享祀祇承洒埽未免有情能勿慨然會於嘉慶十二年九月赴

部具呈請充奉祀生仰蒙大部行文轉飭將原呈內所指帝堯前代子孫詳載子史諸傳并該縣祁姓實係帝堯後裔之處一一詳敘取具切實譜系並族鄰印甘各結聲覆到部以憑核辦旋於嘉慶十三年七月內并譜系冊結具詳覆到部蒙示遙遙華胄無從察核未便準行伏思前詳內容有疏略未能賅備譜系中亦多斷殘或處缺漏而支派淵源確有端緒因復不揣愚陋冒昧瀆陳不敢望爲奉祀生祇期證明該縣祁姓實爲堯後以奠系世以重本支葢聞柳下季襲齊王禁其採樵望

諸君墓漢帝封其裔孫竝流聲於往牒傳奕葉於來今
成德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而歎身逢　盛朝雖一介
草茅不敢忘報本追遠之意謹擬祁姓攷一篇粘連投
遞伏候詳察施行以妥幽靈以光祀典庶仰副
聖天子加惠前代帝王之盛意不獨祁氏一門銜恩感
激矣謹呈

饒母張孺人傳

嘗讀詩至於螽斯云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繩繩戒愼也韓詩言賢母使子賢也今於饒母暨饒君昆季見之矣君昆季俱恂謹有文隱於書肆京師爲士大夫所湊余交二君久茲奉其先孺人行狀來丐余文以傳之余讀其狀然後知二君恂恂修謹由於母賢之使然也饒故江右名儒雙峯先生之裔君考以上俱業農考諱及厚事孀母孝生養卒葬獨以身肩不累及兄嫂人謂以子代婦葢時孺人尙未于歸也孺人以年十五歸君考

越一載姑沒越十一載君考年四十九又沒當是時孺人年甫二十有七田產蕩然家徒四壁子三人俱幼弱長嗣振宇年十六游京師次亮才年十一次舜民甫三歲孺人獨以撫子成家爲己任茹荼食蓼以紡織佐米鹽而諸子無菜色或索逋者在門以危語相侵孺人飲泣吞聲勉諸子益切居恆教子不稍事姑息每以刻苦勤奮承先志振家聲爲勵慈而能嚴如是諸子亦皆克自振長嗣以善經營獨力成家復偕季弟與同事次嗣力田孝養綜理家政孺人年五旬外家已漸裕今且增

置田園類素封焉孺人守志四十餘年嘉慶辛酉蒙
恩旌表建坊戚友咸賀孺人獨慘然不樂蓋苦節出於
天性非以要名譽而然也孺人氏張父諱亘若母氏樂
同產昆弟二人俱中年彫喪父緣事蕩產卽世後母老
無依迎養同居十餘載以壽終歲時遣諸子省墳墓又
飭劃田數畝爲祭餟修墓費蓋恩義兼權如是孺人卒
年七十一自失所天衣素食淡臨没飭飾終勿用吉服
諸子同居勿析爨次嗣中年蚤逝長嗣由禮部吏滿侯
選從九品季嗣國子生孫男數人俱讀書家聲日益起

余感詩人盍斯之義次其事爲傳俾後之採風者有所

攷擇焉

## 贈奉直大夫賈公傳 丙子

公諱至剛字平子姓賈氏明初自天津徙樂陵太高祖自銘廩膳生高祖啓元明天啓歲貢生江南海州學正曾祖師震廩膳生三世俱以文行顯祖正用有子五人父曰恭端謹樂善以孫出後從叔祖配魏太孺人以孝行稱生子三人公其仲也幼而敏慧日誦千言所諷經書至老不忘爲文有法度可致通顯而以家貧脩脯不給祇供伯兄讀兄亦早慧又念父母春秋高左右奉養不可無人十餘歲始就外傅時制童子得文武兩試而

公入武庠非所好也及至授徒仍以儒業公雖食貧事
親不遺餘力歲時追祭如將見之兄早沒與弟居田宅
取其薄者處鄉黨寬和與物靡爭鄰田或侵畔若爲弗
見族人以貧負債無償代爲籌還無德色見乞人至立
命施與閭孺子泣輒爲罷食其慈惠如是而性明決爲
鄉里所畏敬僻村某乙以細故爲蠹役持符索詐公察
其僞卽斥退之有匪類挾私貸欲嫁禍族子某者時公
赴府試未歸衆議爲之排解謂不可令公知也教訓子
孫以讀書循禮法小忿必懲謂忠厚可留餘地臨終遺

令以凡事須忍動不如靜之安也以乾隆三十九年卒
時年八十配李宜人孝慈恭儉內政克脩子三人三省
三幹三奇俱名列辟雝孫六人亦多登黌序聲槐以進
士爲名給諫公以孫貴　貤贈奉直大夫
郝子曰論語稱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孔子申之而云是亦爲政至哉言乎內行脩卽居官
理論語數言公實兼之何必以不遇爲憾哉况乎不在
其身在其子孫者耶

## 蠹魚傳

蠹魚者名蟫亦名蛃字文仙失其姓氏曹倉國人也生於太古與倉頡同時從受書契性嗜文字日盡數十卷自六經聖籍子史百家下逮農圃醫卜之書靡不穿穴鑽研之不爲章句學有所得輒以口受即終身不忘口甚敏以故罔不涉獵焉性高潔慕服食導引之術了悟一切惟癖於書以爲魚龍能變化飛騰因號蠹魚子周穆王西巡狩以蠹魚從至羽陵見辱遂遁去遊諸侯國至魯屬孔子方修明六經因留居焉秦始皇時惡詩書

付丙王治之而蠹魚復逃之孔壁中高隱不出於是更號壁鮮魚鮮魚旣遁迹益精其術遍體生光華美如傅粉飄飄然有凌雲之思後值漢武帝立詔求天下遺書而蠹魚復出帝好神仙聞蠹魚之素精其術也尤雅重之爲開東閣以居焉蠹魚雖貴寵然恥以方術進日侍帝前顧未嘗出一言會帝崩蠹魚去遁迹民間爾後隱見不常人亦莫得其處者江湘間有女曰靈芸色美而肌體甚香吐氣如蘭或近之著衣經久不散以此重於時聞名者欲邀一顧不可得而蠹魚獨不喜望其來輒

引避芸欲與之狎卽終不可得惡之甚遂移居以遠之他日出遇芸方欲遁逃而芸遽讓之曰爾不我穀胡爲乎蠹吁嗟乎人如玉蠹魚子傲然而應曰彼蠹其國而爾弗賊或蠹其民而汝弗嗔余所思兮古之人遂去不與言世旣知蠹魚之憎芸也又聞周穆王之辱之羽陵也由是嫉蠹魚者爭延靈芸於其家芸至則魚去或延芸不至則效穆王簪辱之而蠹魚亦厭處人間矣方其與漢武帝遊也西王母來賓蠹魚偕東方生師事之與聞妙道東方旣避穀從金母遊至是蠹魚亦行遊瑱環

登峋嶁上會稽探禹穴過小酉山積書巖倉頡臺窺金簡玉字丹文綠圖諸祕笈因憶王母教吞仙字者三遂仙去

小史氏曰六經不言神仙漢武內傳託名班固始倡其說然世固無其人也豈以儒不言仙卽有亦略而弗道耶余聞父老言有脈望者因得備聞蠹魚事腹便於文口恥言仙如斯人者仙乎仙乎

毛穎傳後學者多倣其體但不能運化苦多捧心之醜茲獨流利如意洵是好手 半獃人

## 小竹傳

小竹者竹孫也孫其孫亦孫其祖使之年老者十許歲小者乃四之一高數寸其十許歲者高栽及尺圍徑栽皆一寸主人爲其老而癯形又短小不名之因其竹姓目之小竹其小者乃佳故咸曰竹孫云性閒靜不慕榮利今年夏五來客陶氏陶故主人客也有隙地尺許卽卜築爲竹氏居竹所居必潔或靜室善淸談風颯然至有聲如吟嘯雖寒冬卧雪中不輟主人以是尤雅重暇日輒過從淸談卒以目代口卽人欲聞聲不得也旣家

於陶其後族屬繁茂始來十餘口既乃不可數主人命其居爲小竹聚

## 安南記略

吾讀安南人黎元睿等之申狀而乃知有天道也今天子五年庚申夏安南人安插熱河居住者黎元睿等二十八人附狀陳情略言國亡以後徙居內地蒙恩分配熱河入旂兵丁食半分錢糧同之內地居人廿有餘載來時皆丁年黑首今半衰殘兼無家室二十人中挈妻子來者獨有三人餘皆鰥民族姓將絕乞聽許與民間婚娶用存嗣續無任抃躍攷安南國始於北宋封國稱王則起於南渡篡奪之事始於明之初葉顧氏

日知錄三十一卷交趾下引大學衍義補曰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秦爲象郡地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案水經溫水注云交州外域記曰九德縣屬九眞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地理志曰九眞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竺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酈善長云林邑都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處荒流之徼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之號林邑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爲王後乃襲代傳位自區逵已後國無文史世數難詳宗嗣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

南西捲縣夷帥范椎奴也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度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漢魏流赭成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眞百姓奔迸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晉永和五年文被創死子佛代立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進九眞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胡達遁宋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乃命偏將與龍驪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二十三年軍次區粟斬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殺無遺樓閣兩血頃尸成觀又云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陽邁舉國夜奔竄山藪卽以元嘉二十三年死陽邁父胡達其太子初名咄後陽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陽邁昭穆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蓺國十世豈久存哉

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

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不復知爲中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査詐稱陳氏絕嗣査爲甥求權署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遣使送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添平幷及使者太宗於是聲罪致討命副將張輔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於

是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彼中幺麼小醜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案此黎氏有國之始也又攷天順八年七月實錄甯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此謂太宗時也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幷甯遠州及廣西太平府地之祿州爲所占此謂宣宗時也烏虖交趾自漢唐爲中國郡縣迨至前明縱彼鱗介易我冠裳遂俾遺種延蔓至

今及入我
朝黎氏安如綴裘晏如覆犴而禍發蕭牆有阮惠者名託肺附之親實生肘腋之變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矣我
高宗純皇帝以燿德不觀兵且不欲勤彼遠略爰乃天戈返旆羈縻勿絕即命阮氏用鎮撫其民人而長厥子孫其黎維祁等仍令將其餘眾附居廣之內地而黎氏始失安南矣夫黎氏詐謀取國盡滅陳宗而今黎元睿等飄泊無家宗祀將斬天道好還維如影響而古來之

為亂賊行篡竊者尙爾昏迷不悟觀安南之事其亦知所儆也哉

嘉慶八年閱廣西邸報農耐國阮福映舉兵攻破安南滅之表請封號

朝廷以其國先有越裳之地今復幷有安南遂封為越南王而安南始無國矣計阮惠篡竊至今歲星不及再終云（按乾隆五十三年阮惠逐安南國王黎維祁時兩廣督臣孫士毅奏 詔統兵渡富良江克復黎城 諭令班師五十四年正月阮惠復糾衆奪黎城計其篡國之年下逮破滅之日裁十有六年）

## 臨水亭記

己酉四月之望余與孫兄王生出都門忽覩林木蔥蒨如困鳥乍脫籠不禁曠然而喜也行十日去壽光二十餘里見道旁曲水流者爲渠渟者爲湖滙其中者爲稻陂障其外者爲蓮潛余三人按轡徐行意恐其竟盡也迤邐而東水愈闊夾岸楊柳其中則有香蒲青蘋菱芡葭菼荇藻之屬又其東有插秫稭而爲籬者新秋也葉田田者荷錢也兩人以繩繫斗斛水而上者灌田也路轉林迴有亭翼然起於南岸者是爲臨水之亭比至

亭回顧乃悟前數里中所見波流映帶而青不斷者皆若爲茲亭設也亭之小不半畝南有隙地繚以短垣其北則重門洞開水面有二窗圓明如月其內則髹几茶竈坐具之類精潔可人余遙見以爲酒肆也下騎繫對岸柳陰方擬尋途詢郵人乃言此人家園亭耳嗟乎余輩僕僕風塵閒面垢不洗行烈日中炎歊若炙而亭中人得大自在如許清涼甯非三生夙緣得此清福耶然天下勝境待人而彰余獨怪有此境而不能享者又何哉於是步至亭下徘徊逾刻未及登岸策騎而去亦未

詢主人誰何也

王氏庭前小趵突泉記

環棲皆山也其大而名者以十數而艾靈方唐為勝山竇皆泉也其清而甘者以百數而艾麓之縠紋方山之瀑布洪花洞泉及城東湧泉為奇往者邑之始建形勢家皆以支分艾岫脈發靈峯方唐兹峙為左右翼藎山川一都會也城外有水東南來伏流繞出城西北乃見土人名曰白洋案漢志有聲洋豈是歟水發於靈山東麓沿水而上約六里得小邨又東北里許山澗中亂泉從石罅出與白洋異源流經邨口乍伏而突出庭前石竇間

竇作四五穿濺涌而出高數寸飛灑庭除入園畦園之大不半畝雜蒔果蔬而蒲桃陰翳其間北構數椽開窗引列岫嵐翠飛入几席主人以爲高臥之廬聽泉聲出榻下則王氏之小趵突也往余登艾峯渡淺瀨水潺潺流石上細文如縠造其麓尋溫泉浴焉去年冬游洪花洞訪石泉之蹟今年夏又登方山聖水庵而仰觀瀑布之飛流蓋此諸水皆兼湧泉之勝而小趵突又兼諸泉之勝羅而致之庭下斯尤奇也余巧夕前二日攜子若姪游焉主人雅好客與兩嗣皆諸生田園雞犬怡然有

以自樂余耳其勝久矣今幸得覩焉聊書以懸其壁

# 祭張母王恭人文

壼範昭而閨型樹懿暉著而賢嗣興古來齊敬表於藻蘋徽音流於任姒女箴標於婉嫕母德備於賢明以古證今兼之爲難恭人生長儒門來嬪鼎族考諱漢積學早世以外孫貴　貤贈承德郎妣氏孫以節孝聞　貤贈安人恭人年十八歸潞安公時堂上具存伯叔父母暨同堂娣姒皆共居恭人多方調護一無間言奉事翁姑先意承志唯恐弗當旨甘之奉必敬必親迨翁姑先後即世又佐潞安公盡哀盡禮是則恭人之克勤子職

也方恭人于歸勛潞安公為制舉業家事悉以身任公由拔萃登賢書游擢守令歷膺繁劇於家政不一關心米鹽絲粟惟儉惟勤是則恭人之克佐中饋也慈愛發於至誠施予從無吝色嘉慶六年以迎養來京師值暴雨為災民艱食命家人煮粥以惠餓者慮難周又以三百金助賑聞東省歉收令家人出積糈減糶勿為販鬻居奇邑人全活甚眾是又恭人之慈惠及人也初潞安

公令婁縣值歲饑奉

命借給災民口糧以次年秋徵還公旋調南匯去任後

令以災黎未便徵收爲辭欲公代民輸租之半始肯接
徵恭人聞之謂輸半仍累民盍盡輸以蘇民困公深以
爲然出萬數千金爲民買粟還倉代輸官是又恭人之
博施濟衆也所生賢嗣三長孝廉戸部郎中次刑部主
政次隆昌縣令潞安公以縣令難爲涖任甫一年命告
歸侍養恭人來都日嘗戒諸子以爲司農錢糧總匯恐
鉤稽失當刑曹人命攸關須敬忌存心是又恭人之義
方教子也先是姑有同母妹適房氏家中落恭人亟加
周恤以慰親心姑有女適李氏數孕不育爲買妾李氏

遂有子其識大義如此恭人幼失怙母孫安人以守節
三十餘年蒙
恩旌表嘉慶四年會
覃恩主政請以應得　封典　貤贈外祖父母恭人命
長嗣董工建坊工成恭人詣祭拜焚黃念孫安人半生
苦節一痛幾絕是又恭人之篤於所生也詩有之曰無
父母詒罹其於孫安人有焉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於義
方教子有焉秉心塞淵終溫且惠於減糶輸租有焉惟
酒食是議於佐中饋有焉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於奉翁

姑有焉固宜壽登大耋齒居期頤何圖星隕婺光峯頹
天姥諒德徽其未沫聊雞絮以遥陳冀靈響之遠聞望
霓旌而空濛

祠財神文 戊寅

月日具官某敬陳牲楮之儀致祭於財神尊像前曰惟神掌天下之財求而時其多寡有無以平其欣怨某年迫七九未嘗見財物之有豐少壯氣盈弗以介意今年衰齒豁所志不遂家計米鹽交讁之聲盈耳心有望焉謹以良月令辰十月四日己巳危危禱於有神非弗念富貴之在天緊惟神實佑相之其惠允所求濟其乏無用弭其私望尚饗

討壁蝨檄文

丁未五月余自都門言歸故里偶宿逆旅爲蟲所苦竟夜未能交睫於是忿甚爲文以討之曰

爾號臭蟲兼名壁蝨穢原宜乎土壤災乃切於肌膚乘暮夜而爲戎止堪腥手緣衾裯而附體膽敢噬臍露尾藏頭不知自慚形穢弄唇鼓喙妄意衆口鑠金偶弄股掌之中直須掩鼻纔過帘帷之外便已聞風況乃形本幺麼性偏殘賊不一藁而一猶十年有臭工爲鬼而爲蜮五世其昌偷入芝蘭之室甯忘臭味差池喜居糞土

之牆輒爾黨朋嘯聚一摑而掌皆盈血三宿而體少完

膚下陳蕃之榻徐孺子如坐鍼氈登子反之牀宋華元

難逃虎口攪蝴蝶於夢中誰道無聲無臭勤爬搔於手

甲邉云乃寢乃興誰招之而使來竟麾之而不去飛而

食肉捷本遜於蠅蚊飢則隨人貪乃過於蟣蝨種種惡

狀斷斷難容此卽癢瘀姑之爪癢何能搔雖令漆豫讓

之身痛定難忍者也其令左右指揮使攝拂塵將罩埽

淸室廬剿絕羣醜秉畀炎火須同時俱焚於秦坑殲厥

渠魁庶無俾遺種於孔壁

## 遣蠍文 有引

蠍之禍人甚矣哉余未受其毒而頗惡其苦乙巳秋七月不三旬間前後擒得大小十餘頭斃之而獲於余臥室者居八焉幸未肆毒耳余既惡其害而復憫其愚爲文以遣之其辭曰

爾不武夫何體全乎介胄爾非樂部胡形肖乎琵琶偶作響於壁間甘爲鬼蜮時藏鉤於尾末疑曳戈矛具體而微學蟹奴之舉足象形惟肖依鼠婦以藏身爾乃質本幺麽性偏險黠矜勝生之異便云有似鑱鏗誇腹擊

之多輒謂無忝蠭羽遂使自求辛螫尤加厲於莽蜂何堪肇錫嘉名更相呼以主簿流毒既非一處中傷斯不一人頓令腰瘦沈郎輾轉而不堪痛楚最憐眉顰西子嬌羞而似怯呻吟挑繡者遽驚鍼刺探囊者偶訝錐穿以至贋禪僧之額居然頂上圓光藏俠客之衣宛似腰間利器勢不難驅彼蜥蜴啖伊之肉命彼蝸牛攝汝之魂顧念上天以並育為心至人本好生為德是用僅殲渠首姑示微懲庶幾伏彼柳圈勿復逞茲蠆尾儻猶頑然肆毒蠢爾怙終秉昏夜以刺人仍暗裏包藏荊棘須

崇朝而搗穴向欄中投俘雞鵝

不枯亦不蔓的當文字遠勝討壁蝨檄文　牟默人

曬書堂別集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 狀文

### 烈女林氏狀

伏聞蕙蘭香草風飄十步之庭松柏貞柯雪鬱三冬之澗分釵頭之彩鳳人不爲雙掩鏡裏之孤鸞夫甯更二城崩杞婦淚有血以都紅竹染湘妃文無斑而不紫梁高行以清風自扇桓貞順與皎月齊輝懿夫彤管揚芳代著香匳之蹟金閨表節恆傳粉扇之書然皆烏鵲橋

邊已赴佳期於七夕鴛鴦庭下曾經禮見於三朝矢匪石以心堅感故人之情重從未有絲蘿甫結莫題紅葉之篇綵線誰牽竟赴黃泉之約如今所傳烈女林氏者也氏生長儒門夙諳女戒乃值及笄之歲猶愆歸妹之期爰以乾隆五十七年與趙氏子曰光南者用媒妁之言結婚姻之好在林女以閨中秀質方期冰泮以于歸而趙子以榻上病軀未便桃夭而叶吉詎意去年九月難聽雝雁之鳴旋於今歲新春實下哀猿之淚於斯時也氏以銀瓶落井未成百歲之緣顧念玉鏡爲臺已結

三生之契謝鉛膏而不御覽巾箑以增悲登堂辭父母
孤衾誓不投林斂衽拜姑嫜完璧居然歸趙乃以良人
卒哭之辰竟爲新婦入門之日至則代親中饋方洗盞
以延賓歡慰高堂願孤身而持戶裙底偷藏白練直留
千古之綱常房中忽失紅粧頓作一朝之慷慨稽其死
蓋四月十四日距其生纔二十有二年於時家人奔集
驚面色以如生鄰婦趨觀訝魂香而不滅合死生爲一
契終成佳婦佳兒跨鸞鳳以雙飛仍是如兄如弟此雖
集蘭閨之諸媛猶難媲彼芳蹤繡鞶帨之英辭未易形

兹奇節者矣獨念禮禁嫁殤周典會申於明法躬爲持喪衞姜廬念於同庖今此女也雖有異地官媒氏之文實無慙邶國柏舟之義固知瑶編紀事他年共挹其芳徽還喜花縣垂仁此日爭傳爲嘉話烈骨篆成香字瑶池凝冰雪之精節門題作義桓彩筆煥丹青之色

鄹子曰據周官曾子問諸禮家言此女之死固自未合於經然亦奇女哉因表而錄之比於衞宣夫人之義余聞去年秋女當于歸旣有日以夫疾不果實出趙子意也女其感於夫義而然歟嗚呼烈矣

# 烈婦趙氏狀

伏聞三叫社牟嶇於本年四月十五日申時病沒妻趙氏卽日戌時烈殉葢氏生甫二十有二年計于歸纔二十有五月也夫空谷幽蘭偭無人而獨秀寒崖菌桂每淩雪以揚芳旻由性秉堅貞斯殊根於凡木姿含高潔詎競豔於羣葩由來詩禮之家多生賢媛自昔草萊之婦雅屑芳徽斯皆標百代之英風抑獨萃兩間之正氣若乃高門翠袖香閣紅糚箴嫺女史禮號儒宗鏡掩孤鸞辭萎花於寶匳釵分雙鳳抛巾箑於羅幬魂銷齊女

之蟬淚染韓憑之蜨莫不吟柏舟而誓志託井水以明心至於下里龍憐寒門荊婦春風婉娩筐鉤陌上之桑秋月嬋娟練擣閨中之杵雖擅女宗之四德未諳姆教於三年亦復率彼師心成茲堅志甄名抱子英魂與丹血俱飛石號望夫孤影共青山並黯故知衣冠落色綱常易玷於鬢眉日月爭光氣節偏鍾於巾幗稽香閨之淑範自古而然揚彤管之芳徽於今爲烈況氏弱年行嫁早歲食貧門非棨戟之榮室有糟糠之耦無違夫子方相敬以如賓殲我良人忽有身而莫贖揹香肩以承

匪易徵諸往籍閨閣尤難況乎烈風扇於青年而節行成於稚齒者也先是氏方早歲閭鄉有殉夫者慨然曰女子當如是矣故知松筠標節原從尺幹生成蘭蕙秉心本自芳根夙種聽粱間燕語一條白練縶綱常窺鏡裏鸞形萬古朱顏留宇宙正氣存而心靡轉匪石偏堅芳魂絕而面如生香風不去檢匳則粉書猶在棲冢而鴛鳥和鳴彼夫粱媛高行秦婦懷淸並被表揚於往代用垂彪炳於今名頁以香草當前則猶根不茂淸波所鼓斯濁水停流固未聞易風移俗之術不隱寓旌賢植

節之中者也矧今花縣垂仁雉馴洋水雷封布化人狎屏山業盛事之堪傳甯幽光之闢發伏望俯賜褒榮永光祠廟看此日金字額邊筆戶煥丹青之色庶他年銀花管下瑤池鑄冰雪之文

# 烈婦范氏狀

竊某社上宋家村庠生李成憲以本年七月二十一日溺水死妻范氏即於次日烈殉距氏生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死於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蓋時年二十有七也夫蘭生空谷不以無人掩其芳蓮出綠波詎以飛塵汙其潔寒鄉僻壤婉彼女士身不生閥閱之家習詩禮之訓而能率其性天成仁尊孔舍生宗孟豈不偉哉方氏以十七于歸也李生於時執經應童子試勤苦績學氏或陰有贊襄然其事祕世故莫得而傳至

於議酒食和室人鄉里稱賢要亦無違夫子之常分耳然至時窮而節義乃見李生者以憑河死者也先是生以舌耕教讀鄰邨朝出暮歸積以爲常及是水潦大至館食訖日且薄暮衆咸戒以勿歸而堅弗留及汔濟遂溺焉比家人覺兩邨之人咸持炬集拯其尸求之明日乃有獲公無渡河箜篌寫怨此氏所以錐心泣血投繯引決而誓不欲生者也且夫烈士酬恩於一劒壯夫銜感於千金猶以身蹈鑊湯下報知己上爭光於日月況氏痛失所天傷心無地有不慷慨捐軀從容致命者乎

獨是生則濟有深涉占滅頂之凶徒因狎於水而致死氏以殲我良人貞從終之吉不作未亡人而偷生湘波之竹淚欲成斑精衛之禽魂思銜石甯必鼎貴之門高明之族賢媛女宗然後能以靡它矢死匪石明心者哉夫微顯闡幽仁人之行也式閭旌門賢者之事也是用臚彼烈蹟謁諸天台庶幾繡其鞶帨新碑題幼婦之辭還望炳諸丹青彩筆揚季蘭之譽

爲蔡任氏入節孝祠狀

竊武生蔡廷彪之妻任氏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夫沒無子爲之立後卽於次日烈殉詳氏係招遠任士果之女太學生禎祥廩膳生道原之女兄弟計適蔡門十一年於是二十有六歲也蓋聞部婁無松招搖有桂桂標奇於芳烈松著節於堅貞並鍾河岳之英靈萃乾坤之正氣豈偶然哉原夫啓毋候入冀妻饁耨鹿車挽手鴻案齊眉此皆淑媛之芳蹤非屬瑰奇之殊軌若乃髮封雲綠臂斷衫紅淚染湘斑香書粉扇武昌有望夫之石代

郡表磨笄之山斯並孤調之獨彈非復常音之所緯然而金王孫之婦不聞以死殉夫曹令女之賢未見存孤繼絕固知古今之遺憾叵難節義之兼全若今蔡任氏可謂兼之者矣蓋氏生長儒門幼嫻女誡笄年行嫁閫職克修巨人則怒馬彎弓誇穿楊之絕技女士方明詩習禮纂采藻之遺風詎意才高射雉方笑而言遂有命薄孤鸞如泣而訴時蓋庭前萱草未佩宜男掌上澤蘭徒存孤女念無夫而有子爰立愛以擇賢蔡中郎之絕嗣居然授以佳兒任子咸之舊游何復傷於寡婦而乃

緒延一綫志慕三貞不斆葛生獨處夏又徂冬試看藹
里同歸今纔距昨此非烈同芳桂節茂貞松孰能若玆
之輝映後先義兼存沒者哉自昔題門旌善樹石褒忠
並播休譽於來今標景行於曩代矧香閨之懿範流巾
幗之英聲理合臚彼芳徽揚玆彤管庶令永光祀典特
慰貞魂舊畹樹蘭根香草摭騷人之句新碑書齋曰貞
珉慙幼婦之詞謹此上呈

爲林明善入忠義祠狀

伏聞郡縣忠義之祠所以化頑鈍美風俗勉高行礪廉節者也自夫人生而有欲欲不能無貪細民或競錐刀利失鄰里和以破千金產者此人非不自愛其金也怵於小利闇於大害見可欲於前而忘所失於後也天下之利人者莫如金而害人亦莫如金金之爲字配戈則爲錢是錢乃戈矛也加艮卽成銀是銀欲艮止也知止則不苟得見戈卽思後患故愚人愛金如命而卒乾沒以頑生智者視金如土而終輻利以垂名此肅俗之所

難而明達之所矜也邑民林復初者長厚人也方春傭田作以銚發土乃獲巨金傭者不敢私也推以與林林曰金子之金也吾何與焉傭曰田子之田也吾何有焉林卒辭不受而以遺傭人昔管寧華歆耦作於田管擧鋤得金揮不顧華拾而視之亦棄去夫以歆之貪戾凶悖其垂涎富貴大抵欲金耳拾而視之而復棄之詐也爲名也豈其本心哉獨怪歆以龍頭之譽而卒欲金以敗名其亦徒見金之利而忘其爲害歟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案歆身爲漢臣乃心魏室至爲曹瞞收伏后德在於凶魏志華歆傳不載而

裴松之注獨載於武帝紀中明陳壽非直筆也及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璽綬靦然拜相國封侯矣乃復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而不進爵以此爲心不忘漢與陳羣譁盜名固寵將以誰欺乎松之於本傳注載華嶠譜敘有以也若復初者可不謂難乎蓋庶幾有管寧之遺風矣復初處鄉里飮人以和而勉人以善行事亦類管幼安邑中無少長皆稱爲林善人辭金之事特其一端耳然由此可以想見其人豈非輕財好義明達有識之士哉至今子孫蕃盛皆能守故業以謀生雖不取金未嘗不利也然則復初之詒謀亦可謂遠矣夫廉頑立懦敦風教勵節行邑侯之職也謹次其生平列其軼事似有合

於義行者可否以其人入忠義祠以扶　國化以厚民風則闔邑幸甚爲此合辭恭請如蒙俞允謹俟施行

事雖徇俗文固清醇有古法時似歸太僕應酬文字

牟默人

# 壽史毅庵文代

瓊田秀草歲開延壽之花玉圃繁林代種長生之樹抱朴子攜笻爲杖龍化陂中安期生食棗如瓜人傳海上從來餘慶須歸積善之家自昔遐齡半屬修眞之士華辰祝嘏聞鶴語以遙傳錦里張筵走鴿奴而稱慶茲惟毅庵史君系出三忠門高兩漢維狗維鰌吳延陵之所欣賞日趙日墨晉君子之所褒嘉惟君少卽淸通長而穎異勝衣對客器自別於常兒毀齒知名門詎書夫凡鳥翠竹蒼松之宅士號無雙青山綠水之鄉人稱第一

若乃家本素封人嫺居積財誇譽曾無傷端木之賢智擬遷陶頗用計然之術儉勤學賈刀之俗雅善持籌慳吝羞鑽李之風何須析米此所以人歸葱肆白屋緣以起家野有桑田黃衣因而致富者矣至於善氣迎人和風扇物枌榆社裏陳孺子之割肉必方葱韭園中管幼安之揮金弗顧掛樹頭之劒故人艮慰其交情分橐內之金寒士頗資其潤色況夫年齒尤高典型素著鄉人並欽其和里俗皆薰爲善鄰絕盜牛之客王彥方豈畏知名路逢荷甑之人郭有道眞能勉學稱爲長者實其

然乎尚有老成茲其是矣豈僅圜橋望重蔚然黃髮之年泮壁名高景彼華顛之叟者哉於是眉毫添秀齒落更生石髓頻餐肉芝之新賚茲當十月孟冬爰居八旬華誕鶴觴延客座有仙童鳩杖當階人稱耆老曰耄曰期曰耋允推

盛世之耆英如岡如阜如陵用賀

熙朝之人瑞

于母尹輓幛文

嗚呼謏花長謝柘館不春西極則雲璈響絕南天之婺女光沈風淅淅以唧悲露泠泠而飲泣北堂愛日空銜感於春暉東海慈雲歎莫追夫暮景仰閨門之懿範堪作女箴傳井臼之芳型無慚內則恭維于母尹太君吉甫名家關門望族嫺姆教以十年學婦功於三月春風旖旎遲遲陌上之桑秋月嬋娟札札機中之杼爰結帨以施鞶際御輪而奠雁時則駟馬門中椿萱早謝鶺鴒原上伯仲無存孤露何堪痛挈缾之誰守勗勤有賴羞

懸磬以空嗟勤相杵於鄰舂垣外之曉星耿耿藉簪鐙而紡績窗間之絡緯蕭蕭由是經營大有居積恆豐江陵之橘樹千頭陶地之魚池百頃既與家而啓宇還睦族以恤鄰誰叩柴門求黃昏之井竈每藏斗酒宴春社之雞豚分宵燭於鄰姬餘光普照散朝烟於里巷比屋皆炊若乃居偏近市賈而欲羸簾間親握牙籌權盈虛於子母兒輩速歸葱肆賦來去於田園此所以販夫為主坐收三倍之饒而君子代檀無愧百廛之取者也至於繞膝諸孫冠童五六候門稚子少長追隨念夙稟於

義方知莫先乎家塾登堂鼓篋書聲偕琴韻爭流永夜焚膏燭淚共鐙煤俱滿於斯時也有孫有子爾壽爾康方期禘履以永綏詎意蓼莪之罷誦白華芳潔難尋菊水以延齡綠筍鮮新空對竹林而隕涕追母儀之令範感女士之遺徽某等居近枌榆誼連姻黨羨遐齡於壽考慕似續於曾孫鶴駕鸞驂瞻雲車之縹緲瑣函錦軸慙銘筆於珠璣固知朝露埃風此日傷白駒之影須看鴻妻孟母他年著彤史之芳

敘次表揚要皆實錄屬詞比事頗覺稱題 自記

## 劉母牟輓帳文

嗚呼天姥峯頹夫人城圮鵑血啼紅竹斑殞紫驚馳弔於夸娥發清哀於嬃姊羌茹痛其何言緊纏悲而靡已緬賢母之徽音齊淑聞於女士胡愛日之難追竟愁雲之四起將駕輀車言歸蒿里託雞絮以陳辭標遺徽而作誄恭維劉母牟太君高門淑範彤史遺芳業職嫺於紃組尤德懋乎珩璜楷歷秉心固夙推乎婉娩緬維居室更雅善夫劻勷經營則絲粟米鹽惟家有政鐍潔則蘋蘩荇藻每飯甯忘此其佐饋之能固已追蹤尹姞亦

越同牢之德奚翫媲美姬姜者乃仁慈有譽洽比無愆
予求予取斯粥斯饘蠶室頌鴻妻之德芳鄰誇孟母之
賢供紡績於徐姬時常惠燭遇甑塵之范叔便令生烟
乞米有人恆贈厤姑之粒買山無木輒分劉寵之錢濟
燃眉者屢矣待舉火者紛然斯尤恤貧之高誼所謂閫
德之足傳者矣至於丸熊五夜畫荻中庭佳兒勉學賢
嗣通經延陶侃之嘉賓匕鬯粲粲製孟宗之大被尊火
熒熒以故門無凡鳥子是寧馨翻黌宮之波綠掇泮水
之芹青既鳳毛以翩翩更玉樹以亭亭夫固積德之門

自彰善報要惟大賢之毋式著芳型嗚呼人非德曜誰
顯梁鴻慕無忝於坤範彌有感於太翁聞當年之芳躅
雖百口而莫窮里有達尊密邇太邱門第鄉名君子人
稱萬石家風享遐齡於壽考先舉案以長終豈知不無
內助賴有閨中光啓後人衣戲斑而載舞無違夫子車
挽鹿以相從夫何惻惻之啼烏兮倏翩翩而驂鶴驚寳
婺之宵沈兮怪靈謖之夜落門白馬以喧闐兮巷素車
而交錯旣繐帳以慘悽兮還璇庭之寂寞有疏載舉有
酤載酌題以素帷代夫沐椁詠四德其堪傳嗟九京之

不作

贈武略騎尉王公暨配翟安人輓幛文 代

蓋聞槐庭種德慶餘積善之家葉縣飛鳧名載登仙之籙勒芳銘於家牒人稱不朽有三披汗簡於國書史紀循良第一由來文學恆居齊魯之邦自昔英人半得海山之秀然而伯鸞雖顯須德曜以齊眉驄馬雖賢待少君以挽手盛事難兼乎兩美徽音實萃於一門揆今準古絕後超前要未有如贈公暨安人者也公東萊望族西蜀名家承世業於青箱蜚聲藝圃題新詞於黃絹馳譽圜橋加以丈夫磊磊絕少俗情公子翩翩頗多奇氣

文壇詩社集間中風月之賓某具酒鐺攜方外烟霞之侶樹掛延陵之劒誼感知交囊傾陸賈之金情均寒素管幼安家居郡北門多長者之車徐孺子名重汝南室下高人之榻至於門庭藹藹和乃致祥伯仲融融恩齊撿義此雖令德之淵源有自抑亦深閨之翊贊爲多原夫太安人者掖邑女宗南陽著姓翟子威乃西漢名卿遙通譜牒王逸少之東牀快壻爰結絲蘿德懋珩璜習婦工於三月職優紃組嫻姆教以十年同牢尹姞居然宜其家人佐饋姬姜允矣無違夫子此壼範於以流芳

緊德門所由衍慶者矣粵昔成都有桑梓之鄉當利開新豐之里杜子美自蜀移家在唐天寶王仲宣登樓作賦維漢建安自時厥後文山鵲起印纍綬若者代不乏人學海蛟騰璧合珠聯者世稱多士迨方伯公開藩晉絳周召膺分陝之權洎典簿公通籍辟廱向歆被校書之命薇垣仙客詞臣即是福星藜閣儒宗名父還生令子時則盧李聯姻荀陳締好妻以張文安公之仲女（公諱端揆縣人官至大學士）來嬪孝源先生之長男熊夢未占蕙叢蚤殞懿夫張孺人者戶侍撫憲公之淑媛而典簿海園公

之繼配也閭稱列戟中朝閥閱之家里是鳴珂奕葉蟬貂之族雖翟茀以增輝仍鳳毛之乏嗣乃以猶子比兒援禮爲人後之例遂將旁支承統附繼別爲宗之條謚郎贈公號聲如者也公天資孝友德器深醇周旋兩慈幃之側所養靡異所生搯遜諸昆弟之間同堂依然同氣維是翟太安人躬奉珍羞怡桑榆之暮景恩聯娣姒扇筐筥以和風此所以七十古來稀杖鄉杖國人瑞旣推豐鑠之翁九五福曰壽有子有孫含飴復羡耋年之母者哉若乃實家子弟威實能文班氏諸郎超還好武

貫發穿楊登越騎材官之選通經射策舉賢良方正之
科獻微競秀豈徒少者爲佳勔勃齊名詎曰譽兒有癖
猗歟盛哉嗚呼稀矣某才非繡虎學陋雕蟲扢揚芳躅
感吉人之獲福偏多誄列坤型知女士之發祥倍遠深
慙擬絕妙辭勒齏臼之碑聊獻蟻忱銘筆書蘭綠之字